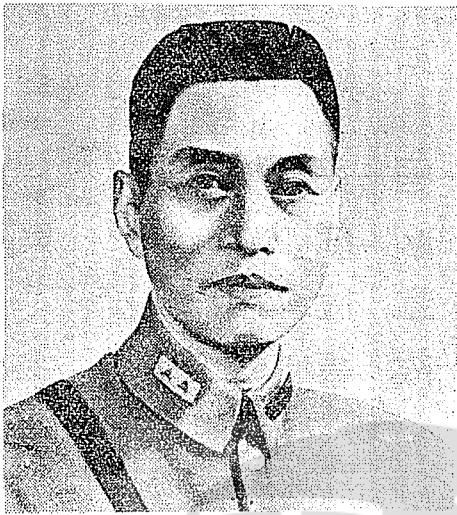


抗戰縱橫談

(一)

閔 湘 帆

八年抗戰是我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爭。計自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發動盧溝橋七七事變，砲轟宛平縣城，我守軍忠勇抵抗，浴血奮戰起。至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本軍閥，勢窮力蹙，無條件投降。前後經過八年歲月。我個人於抗戰後期，任職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中將經理處長，辦理軍



本文作者任職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中將經理處處長時的照相。

中後勤業務。抗戰初起時我任職軍政部軍需設計委員會少將委員，兼任廬山訓練團經理處長。訓練團是訓練抗戰幹部。我到職後當經徵調軍需學校應屆畢業之第七第八兩期學生，分別派任訓練團各總隊各大隊以及各隊之軍需幹部。我以軍需學校前期畢業學長老大哥身份，負責領導，同心努力辦事順利。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訓練團結束。我奉調淞滬前線辦理糧秣軍需事宜。訓練團前調之軍需學校第七、八兩期學生，均未返校，即在訓練團就地宣布畢業。分派至淞滬前線各部隊服役。

淞滬大戰血肉長城

敵兵在淞滬沿江沿海，迅速登陸。陸海空軍立時俱到。我軍趕赴淞滬（吳淞與上海）前線應戰。旦夕之間，不下數十萬人。糧秣彈藥，供應浩繁。此是作戰主要物資，必須適時運補。因為我早就兼任國民政府主計處處設計專員。而江蘇省財政廳趙廳長棟華，原是國民政府主計處會計局長。此刻作戰地帶，在江蘇境內，戰鬥物資，包括糧秣在內，均須就地補給。軍政部派我的任務，必須與主管錢穀之蘇省財政廳長，直接接觸。

在軍方看來，此時此地，我是唯一軍職而兼文職之人。且與趙廳長有主計同事之誼認為是最適當的人選。我與趙廳長談話以公誼而兼友誼，自較順手。蘇省各縣向有積穀倉之設置，此係積穀備荒，以作年歲荒歉之用。我的任務是籌措糧食，以供軍用。幸賴趙廳長之幫忙協助。各縣紳民之忠勇愛國。我所到敵前各縣，一致同意徵借。發積穀以濟軍食。發動民夫，送到軍前。我因此達成任務，深蒙上級嘉許。

其後在首都南京保衛戰時期，中央各機關，均已後移漢口。南京被圍危急，必須親送現款。其時守軍長官唐生智送電催款，軍政部長交付軍需署長，軍需署長物色送款人選，殊有為難，軍需署長周駿珍枕琴先生，原是蔣委員長的老師，蔣公重其為人，故付以戰時軍需財務裝備物資等重任。各級軍事首長，總司令官，亦以周署長是統帥的老師，而另眼相看。周署長以七十餘高齡，躬親諸務，故調軍需設計委員彭昭同與我兩人，在其辦公室工作。凡有出席開會與對外接洽則邀我自隨。凡是內部公文核稿等等，則請彭委員先閱。南京將陷前夕，我承命冒險送款，乘坐海

關小汽船，由漢口沿江順流東下，用無線電連絡。將到下關江面，小汽船熄燈潛行。守軍來船接應者，謂已戰況危急，說我已不能入城。即在下關交款取據而返。迨至次日，小汽船尚未返抵漢口，而首都南京已陷落矣。長官以我冒險承命，達成送款任務，仍予慰勉。但我則以款到而仍未能免於城陷，為之不怡者累日。各級長官對我，則仍認我尚能承命將事，冒險犯難，緩急可用也。

後來南昌告急時，則任我為軍政部南昌辦事處長。軍政部會計長出缺時，則任我為軍政部會計長。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成立時，則任我為總部經理處長。謬承倚重，皆此同一淵源也。淞滬戰鬥，異常激烈，我軍以血肉之軀，當敵人無情之砲火。拋頭顱、灑熱血、忠肝義膽，散佈田野。有時來不及挖掘濠溝，則即順手堆集忠骸，用作堵牆。我軍於含淚悲憤中，與敵周旋，故一遇近距

離接觸

，白刃

肉搏，

我軍更

覺高興

，勇氣

百倍。

往往望

見敵人

，即躍

出趨前

，與敵

拚死。

在我軍

官兵認

為與其

未見敵

人，先

被敵砲

擊死，

不如手

刃敵人，與敵同死。忠義之氣，直薄雲天。故敵人遇見我軍衝鋒，均皆喪膽，無不望風披靡。悲夫我軍之死於敵人排砲機關槍之下者衆矣。其捨身衛國之精神，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我軍指揮官不愁戰士之不忠，也不愁戰士之不勇，而要求戰士時時儲備戰力，不可輕言肉搏，不可輕言犧牲，而必須索取最高之代價，以贏取最後之勝利。蓋我軍利在長期抵抗，持久作戰，以拖垮敵人

也。

滬戰開始，日軍揚言三小時內登陸，三日內

擊潰我軍，三個月內我政府屈服，我被滅亡，戰

事結束。蓋恃其敵我兵器，強弱懸殊，利在速戰

。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策定持久抵抗，遲滯敵軍

，以空間換取時間。敵人勢強，我非對手，必須

多加準備，充實戰力，能够延緩一日的時間，即

可多增加一日的戰力。所以在戰事未開始以前我

政府宣告「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

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以冀稍緩時日多

作準備也。當時大多數民眾，痛於日本欺凌我國

，蠻橫無理，處處進逼，事事搗亂，逼得我各地

民眾，忍無可忍，投袂奮起，請纓殺敵，政府一

面撫慰國人，不可輕舉妄動，一面迷幻敵人，使

其誤為我國正在軟化，政府用心良苦。但此緩兵

之計，要求謀定後動，是我政府最高決策，事屬

國家機密，自不能使敵人明瞭，又豈能執國人而

盡告之。我國執政當局既要含垢忍辱與敵人虛與

委蛇，更要為民眾義憤而暗自椎心，盼其會意諒

解。甚至如電影名片「英烈千秋」中之張自忠將

軍，政府勉強其就任北平市長，以與當地日軍屈

「七七」事變抗戰爆發，回國請纓投劫空軍的華僑飛行員。



身連絡，全國民衆痛罵其爲漢奸，吞聲忍受，此種至高無上之愛國節操暨其犧牲精神，又豈是一般普通人所能爲。昔人論周公與王莽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土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忠僞有誰知」。假使當年張自忠不幸早死，又誰知其英烈千秋，大名永垂萬古哉。

三千萬人奔赴後方

七七事變盧溝橋戰起，政府忍無可忍，不再退讓，昭告國人「最後關頭已經到了」，抱定決心全國一致起而抵抗，持久作戰長期奮鬥，全民總動員，海外華僑青年紛紛回國從軍，參加抗戰行列。所有沿海北東南各省，國防工業、軍用物資、民用物資、工廠機器，一律拆遷，移運至大後方重建。軍隊一面抗戰，遲滯敵人，消耗敵人。一面後移陣地，繼續遲滯敵人，繼續消耗敵人。我軍一面奮戰一面補充。物資機件，裝運大小船隻，沿長江西上，而至四川萬縣重慶等地起岸重建。或用車輛繞道湖南廣西貴州等地，而至四川雲南。但車輛船隻，均嫌不足。故人民逃難，移向大後方，以步行爲主。一家數口，男婦老幼，背負僅有的財產行李，徒步前進，風餐露宿，其苦可知。我亦曾從漢口武昌，有幸乘車，行軍前進。向長沙衡陽，過黃沙河入廣西省境。再經桂林西行，至大塘稍停數日，轉入貴州省境。過貴陽省會北上婁山關而下，至重慶陪都，迢迢數千里。眼見在湘桂沿途，每隔三十里，即在大路兩旁，由當地民衆，搭蓋蘆席棚數長條，以備難民過境停留休息，或暫宿一宵之用。到時則由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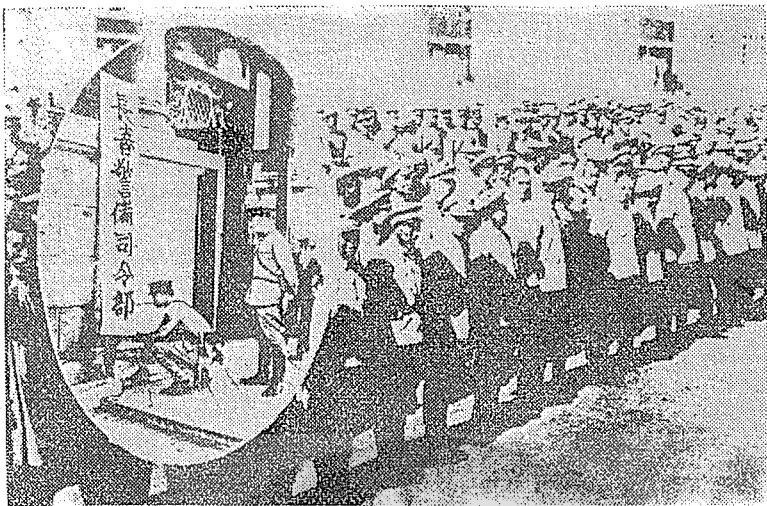
近鄉民，致送茶水。據外國記者報導，此次中華民國對日本抗戰，人民往後方撤退，人數約在三千萬人以上。實爲全世界各國近代從未有過的大移民。亦爲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移民。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此次戰爭，抵抗異族侵略。其「義不帝秦」之精神，即爲其文化優厚之具體表現。相信此一民族，不會滅亡。此是外人之觀察。我在貴州獨山經貴陽而至四川重慶之沿途所見。景象更爲深刻。心情更爲悽楚。貴州是貧瘠山區，甚至有許多地方，渺無人煙，欲求如湘桂沿路，每隔三十里，搭蓋蘆棚，萬不可能，而難民到此，已是離家愈遠，跋涉愈久，勞苦愈甚，病貧愈多，尤其黔省有一盡人皆知之諺語，曰「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是一個十足道地的苦地方，難民到此，真是死路一條，各級地方政府，鄉村公所、貧苦民衆，用心用力，救護難民，但是力有不足，自恐難以周全，我們路過，時值冬季，雨雪載途，死亡枕藉，山邊路溝，觸處皆屍，難民路過，側視木然，不哭，不悲，不言，不禮，或者已如王守仁瘞旅文所云「我與爾等耳」。其意若曰「我不久亦如是矣。此不過遲早先後而已耳。」又見沿途難民，絡繹行進，中年男子，挑上一擔兩個蘿筐，其中一個蘿筐，裝的是鍋柴衣被食宿用具，另一個蘿筐內，裝上兩個孩兒，隨後跟着兩個婦女，共拾一個蘿筐，中坐老婦，諒是婆母，一家大小六口，一往無前，忠義之氣充塞天地，堅毅之情，溢於眉宇，誠知道我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無堅不摧，仁者無敵也。

台胞抗日可歌可泣

日本自昔即爲患於我國，歷史上稱爲倭寇，甲午之役（光緒二十年西曆一八九四年）清廷戰敗，日本併吞朝鮮，又割取臺灣澎湖，我臺灣軍民誓死不從，共推唐景崧爲首領，丘逢甲爲副首領，兼義軍統領，上電清廷，決心守土，不肯割地，淪於異族，日本亦知無法和平佔領，遂調來日軍七萬五千多名，驟馬九千四百餘匹，海軍艦隊運輸艦四十餘艘，海軍一萬多名，由其新任命之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率領，於西曆一八九五年五月六日在三貂角登陸，強行佔領，日軍由北而南，遭遇全省各地，節節抵抗，其中戰鬥最慘烈者：有六月一日瑞芳之役，七月十日新竹附近之役，七月十二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大科嶽三角潭附近諸役。日軍侵入中部後，我官民密切合作，戰事益烈。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彰化八卦山之役，日軍死傷慘重，其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被我擊斃，我軍主將吳湯興、吳彭年亦戰死。此役自九月一日至十月八日兩軍在雲林、斗南、大林等地相持月餘，交戰七八次，士氣一度振奮頗有轉敗爲勝之希望，但終因兵力不足，彈藥不繼，以致嘉義於十月九日陷落。不三日日軍第四旅團登陸布袋嘴，第二師團登陸枋寮，四面夾攻臺南，我軍死傷累累，守將劉永福因彈盡援絕，見大勢已去，遂於十二月二十日內渡，臺南府城因而陷落。計日軍自登陸至佔領全臺，將士傷亡者幾達其總兵力一半以上，若非其續有第四旅團與第二師團適時赴援，日軍勢必全被殲滅，我臺胞之

(一) 談橫縱戰抗

民族正氣亦即中華民族精神之發揚實有足多者，報章騰載，舉世矚目，為全世界各國人民所同聲欽敬，其時我大陸同胞，望風灑淚，泣血椎心，更無論矣，即我國割地謀和之滿清光緒皇帝看到臺灣同胞，這種寧死不從日本的情形，也十分感動，他又把當時唐景崧、丘逢甲上電清廷表示抗議割地及守土決心的電文，提出細讀，電文中，



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長春後設立之長春警備司令部。

有曰「割地讓和，全臺震駭，自聞警以來，臺民慨輸餉械，固亦無負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之養人心，正士氣，正為皇上帝今日之用，何忍一朝棄之，全臺非澎湖可比，何至不能一戰，臣等鄉梓之地，義共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若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對列祖，下對兆民也。如倭寇來取臺灣，臺民惟有一戰」清帝讀之讀之，悽然淚下，當即又要李鴻章再向日本交涉，只要保留臺灣，不妨多給賠款。李鴻章云再交涉，但無結果。臺灣割地悲慘的命運，就此決定了。丘逢甲於離開臺灣前往大陸時，賦詩曰「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亦可見其當時之悲憤情懷。

日本佔領臺灣後，對外消息，全被控制，音聞隔絕，其死事之慘烈，有全家男女老幼集體自殺者，各地可歌可泣之節烈義行，所在都有，祇能求之予野史遺聞。至其抗日餘衆，雖屬羣龍無首，仍奮各自為戰，前仆後繼，寧死不屈，自從正規軍瓦解之後，即轉為武裝游擊，各地羣雄割據，使日軍無法統治，又經過長時期的清剿，致使原是羣雄割據者，又被稱為羣盜如毛，屈辱屠戮，正邪不分，嗚呼！嗚呼！嗚呼！嗚呼！誰為羣雄，誰為羣盜，但憑良知，不恤人言，此我中華民族之至高表現。迨後武裝游擊，不能立足，則又轉為中國革命影響時期，臺灣同胞受祖國各地革命起義之影響，反日事件層出不窮，臺胞死事者，被殺者，自戕者，各地方各時期所發生之事故綿延不絕。迨後反日運動又轉為文化政治活

動。臺籍知識青年，在日本東京所組織之新民會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會，以及在祖國閩南上海北京各地所組織之學生會，臺中同志會等組織，予以聯合，於民國十年（西曆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會員一千餘人，包括各行業愛國份子，發行報章雜誌，喚起臺胞知識份子之民族意識，以促進民眾之民族自覺。是年（民國十年）又組織一個成立臺灣議會同盟會，向日本議會請願，請求設置臺灣議會，經多次要求未獲結果，民國十六年（西曆一九二七年）臺胞以確立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經濟組織及改革社會制度缺陷為綱領，成立臺灣民眾黨分往各地發表演說。民國十九年（西曆一九三〇年）日本官民於十月二十七日出席參加霧社國民學校秋季運動會之際，山胞知識份子花岡一郎率眾五百餘人攻入會場，殺日本多人，並攻擊各分駐所，日本政府派兵鎮壓討伐，山胞被殺者七百餘人嗣後七七事變對日抗戰爆發，臺灣各種團體活動，雖然被迫停止，但是反抗運動，並未完全消滅，是故光復臺灣，實為我國對日抗戰之遠因。

日本大陸政策概要

日本自從甲午之戰（西曆一八九四年）擊敗清廷海軍，割佔臺灣以後，又於一九〇五年擊敗了古老的俄羅斯帝國在遠東的勢力，這一連兩次軍事上的勝利，更助長了日本軍閥的氣燄，後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竟擬定了一個侵略中國的具體計劃，申言當時的國際形勢，日本處境，以及奪取中國滿蒙的利益。其內容在主張先奪取我國

東三省與內外蒙古，亦即日本自己所劃定的滿蒙範圍，其面積較日本國土大過三倍，資源豐富，舉世無匹，當時先由田中所召集之東方會議中通過，時間為西曆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日本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之十一日。出席人員為與滿蒙有關之日本文武百官軍政要員而於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義一首相上奏日本昭和天皇，此即舉世所指的田中奏摺。此事發生在盧溝橋七七事變十年之前，日本之慮心積慮久矣，我國之持久抵抗亦由來久矣。

田中奏摺略稱日本如能佔領滿蒙，就可在此境內，獲取鐵二十億噸，煤二十五億噸，可供精鍊成鋼十二億噸，能使日本在此後七十年中鋼鐵不虞匱乏。日本每年須從外國輸入煤七十萬噸但僅在撫順一地所埋藏的煤量，即有三億五千萬噸之多。至於鑛與鋁如能充分開發，可使日本獨佔世界市場。尤其林木之多，更是保證日本製紙工業成功。其他農產品如大麥小麥大豆高粱，日本如得自由統制，將來雖陷於兩面作戰，北阻俄軍南拒華軍亦可戰至十年糧食不至恐慌。總之日本依據在滿蒙獲得之利源，即可進而擷取整個中國之利源，再進而以整個中國之利源，即可作為侵略印度、南洋羣島、中亞細亞、小亞細亞乃至全歐羅巴洲各國之資本，此即所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一田中奏摺，遂成爲此後二十年間日本所奉行的「大陸政策」。

日本在其所謂「大陸政策」決定後，更加強更積極的侵略中國，因此十年當中不知製造了多

少層出不窮的對華事件，假名藉口到處挑釁製造事端，日本軍閥奉行其政府決策，其跋扈瘋狂，簡直毫無人性，令人難以置信，茲舉其犖犖大者如左：

一連串的侵華行爲

出兵山東阻撓北伐 民國十六年四月正當我北伐大軍由南京渡江，沿津浦鐵路繼續北進攻入山東境內，對軍閥孫傳芳部即將完全消滅之際，日本政府竟以護僑爲藉口，出兵山東登陸青島直趨濟南，援助孫傳芳，阻我北伐，並向國際發表聲明擾亂視聽，當經我政府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但日本仍置之不理。

強佔濟南製造五三慘案 民國十七年元月我北伐軍繼續渡江北伐，張作霖與孫傳芳聯軍，節節潰敗，五月一日北伐軍攻入濟南，敵軍大部渡黃河北撤，一部由膠濟鐵路東撤，此時日本又藉口護僑派遣軍隊三千，開入濟南，以武力阻撓北伐軍前進五月三日先擊斃我經過市街士兵繼以機槍向我軍隊掃射，殺死中國軍民千餘人，當晚更搜查我外交部派駐濟南之交涉公署，將我特派員蔡公時等十六人，割去耳鼻後槍殺，此爲舉世聞所未聞殘殺外交人員的日軍惡行「五三慘案」，五月四日日本又由青島調軍增防，更不斷搶劫商民，勒繳軍械，佔領機關車站，並以飛機大砲轟擊濟南駐軍及無辜人民，五月七日日軍破壞我黃河鐵橋轟擊我兵工廠，總計此次慘案，我軍民死亡一萬一千餘人，負傷三千餘人，生死不明者二百八十餘人，房屋財產損失，三千二百餘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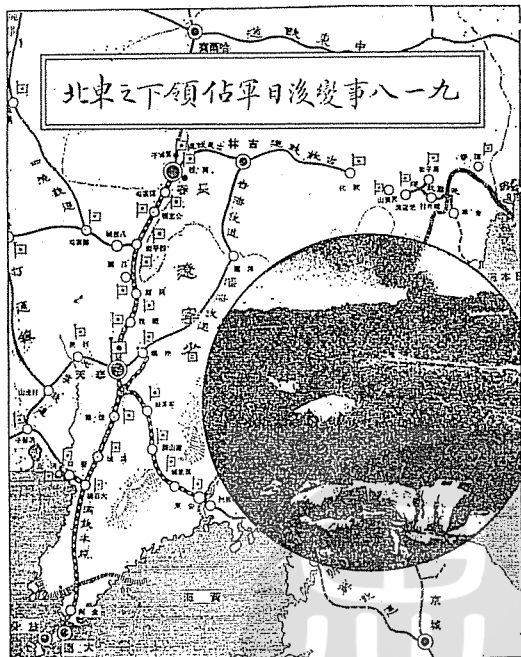
皇姑屯炸車案 民國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當革命軍開始總攻，對平津形成大包围，日使芳澤，即乘機向張作霖要求解決東北懸案，並以保護張氏經大連返回瀋陽爲條件，經張氏嚴詞拒絕，六月二日革命軍攻下滄州，張氏眼見戰事失利，大勢已去，即下令總退却，並偕同吳俊陞等先期專車回奉。起程時芳澤又迫張氏承認吉會等六路之敷設權，復遭張氏厲色拒絕。日本原希望張氏按照田中計劃解決東北問題，並希望中國國民黨認日本與東北之特殊關係，惟中國國民黨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爲口號，自然不能允諾日本之要求，而張作霖既不願爲日本傀儡，又不受日本支配，日本遂萌殺張之心，故當張氏專車抵山海關時，張氏之軍事顧問日人丁野大佐，藉詞通告張氏行踪，先行下車佈置，六月三日張氏專車抵達瀋陽城下皇姑屯，京奉南滿鐵路交叉道下，即爲日人預先埋設之地雷炸傷，延至六月五日斃命，六月六七兩日我革命軍即先後收復北京，（後改稱北平）天津，日本當時尚圖掩飾炸張行爲，不敢冒昧行動，惟此慘案，可知日本爲實現其侵略陰謀，狡詐狂暴，不擇手段，此則爲其又一有力之明證。

萬寶山慘案 吉林長春萬寶山農田被日本朝鮮（其時朝鮮亡於日本現在復國改稱大韓民國）人民非法開濠築壩淹沒民田，日本警察竟以保護僑民爲名向羣衆開槍射擊死傷多人捕去多人我地方當局據理力爭，日本軍警始行理屈詞窮自民國二十年七月一日開始蹂躪月餘至八月八日日本軍警始悻然撤退，我當地農民生命財產損失無數尙未解

(一) 談橫縱戰抗

決，而日本反而又在朝鮮漢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發動排華，逼迫華僑返國，沒收當地華僑財產，華僑之慘遭屠殺及投海者數千人，逃抵我國威海衛者六百餘人，逃抵煙臺者千餘人。

中村失踪事件民國二十年六月上旬，日本參謀本部密派上尉中村麗太郎，以現役軍官，假農學專家之名，偽裝潛赴我東北各地，從事情報活動，當其路經哈爾濱，呈驗護照時，我國官員，告以其欲往之地方，為禁止外僑遊歷地區，並將此項警告註明於其護照之上，日本僑民漠視不理直至八月十七日日本駐瀋陽總領事森島始向我遼省主席提出抗議，說中村於六月九日赴興安區，抵洮南時失踪，日本軍部即一面向日本人民散發傳單，告以「日本在滿之特權與利益，現處危險中」一面在報紙宣稱「中國如不迅速以誠意澈查該



項事件，則日本軍事與外交當局，應有對付之行動」，是為日本軍閥，恣意橫行，擴大糾紛，以為日本武力侵佔東北之前奏。

九一八後侵逼更緊 此九一八即是震動全世界的日本武裝強佔我東北各省之九一八也。民國二十年（西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決定於九月十八日夜，武力侵佔東北，東北當局張學良時在北平遊憩，聞悉密報後即通知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暨瀋陽駐軍長官王以哲，作「日軍來攻，不准抵抗靜待中央解決」之荒謬指示。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時，日本關東軍砲轟瀋陽北大營製佔兵工廠火藥廠迫擊砲廠，榮臻再急電張學良請示，張復諭令「仍取絕對不抵抗主義」，十九晨日軍進入瀋陽城，佔領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遼寧省政府，省會警察局，無線電台，飛機廠。糧秣廠，各銀號，各要人住宅，並在市內荷槍實彈，嚴密檢查行人，並大搜民間槍枝，劫取庫存物資，凶頑蠻橫，儼為征服者，總計被劫兵工廠所存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二百餘架，其他一切軍用器械及糧秣彈藥無算，至金庫及官銀號被劫之現金達七千餘萬元。

是日日軍同時佔領鞍山撫順鐵嶺營口遼陽長春等十八城市，二十、二十一兩日日軍海空軍出動，及其朝鮮駐屯軍三個師團亦開入我東北，作擴大佔領行動於是日軍陷永吉，並佔南滿，安奉、北寧、吉長、吉敦、四洮

、洮昂，打通等線前進，五日之內，在不抵抗之情況下，完全佔領南滿要地，並分向黑龍江及遼南進軍，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軍鈴木旅團由營口進攻錦州，同月二十九日錦州失守。至於進攻黑龍江之日軍多門師團於十一月四日佔洮昂路北犯，我代理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將軍奮起抵抗，嫩江橋一役，大挫日軍，嗣以彈盡援絕，退至克山，同月十九日齊齊哈爾陷落，一舉而席捲整個東北，我全國民心，無不激昂悲憤，我政府再三向日政府提出嚴重抗議，要求退兵，並將日軍佔領我東北各省的無理事實，向國際聯盟及非戰公約諸國提出，請求主持正義。日本自知理屈，但僅宣稱，極力防止事態擴大，而對我一再抗議，不作任何答復。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勾通漢奸，自天津英租界挾清廢帝溥儀至大連，於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九日以溥儀為元首，鄭孝胥為內閣總理，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透過傀儡組織，切實掌握東北政權。

津滬挑釁發動一二八事變日本因張學良之荒謬不抵抗，輕易佔領我東北各省後，以為可順利征服中國。故於躊躇滿志之餘，野心益熾。為求永久佔領東北，以及轉移國際聽輿夫變換中國視線，使中國更覺難於應付，乘隙迫訂城下之盟。於是又在我天津青島福州等地，由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嗾使其浪人勾結漢奸發生暴動，皆被我軍警當局鎮壓未能得逞，日本又在上海挑撥尋釁，擴大侵略行爲，掀起一二八事變，日本駐滬海軍司令鹽澤於民國二十一年（西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時二十五分，通知上海市政

府及我駐軍，謂「日本海軍對於閩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衆多，已決定派兵前往維持法律及秩序，希望中國當局速將閩北駐軍撤退，並解除一切敵意防衛」，此一通知，不但不待我方答復而且竟於我方尚未收到此通知的前十五分鐘，即是十一時十分，出動日軍三萬，以上海、閩北、天通庵車站為根據地，分三路進攻閩北。我政府及駐軍，以忍無可忍，迫不得已奮起抵抗，幾番擊退日軍之猛烈攻勢。我軍兵力雖少，武器尤較日軍為劣，更缺乏大砲、坦克、與飛機，然而物質儘管不如敵人，鬥志却極為旺盛，上海市民與全國同胞，一致熱烈聲援，我政府遂於民國二十二年（西曆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通電中外，長期抗戰，而遷往洛陽辦公。

日本揚言祇需三小時，即可將中國軍隊全部解決，驕橫不堪。詎料我淞滬之國軍堅強奮勇，非東北軍可比，其兇惡之勢，終遭我軍擊破，二月六日日本以攻勢受挫，臨陣易將，改派野村中將率兵萬餘增援，攻擊吳淞蘆濱亦未得逞，二月十四日日本又派植田謙吉中將率領號稱精銳之第九師團全部再度增援，於吳淞、閩北、江灣廟行等地展開攻防戰，相持月餘，日軍被殲萬人大遭挫敗，日軍因被世界非議譏笑，為顧全顏面計，又特派白川義則大將，統兵之師團，軍艦三十艘，作第三次增援上海，於二月廿九日開始全線總攻，迄三月一日夜，改取側面攻勢，繞由瀏河登陸，威脅南翔及真茹，我軍腹背受敵，乃轉守南翔，戰事暫告沉寂，時國際聯盟，應我國代表之訴請，成立十九國委員會，對上海之停戰與撤

兵，積極進行調解，日軍自知軍事上屢遭挫敗，態度軟化，三月四日國聯決議「中日雙方，經各關係國代表之協助實行停戰，並洽商日軍撤退辦法」五月五日簽訂「上海停戰協定」日軍撤退淞滬恢復秩序。

此役歷時三十三日，日軍增兵三次，四易主帥，前後出兵十萬，軍艦三十艘，航空母艦三艘，飛機三百餘架參戰，戰線延及上海地區以外之吳淞太倉嘉定一帶日本飛機並遠航轟炸距上海更遠之蘇州杭州，日本軍艦更在我首都南京，實施威脅，據上海社會局調查，我國上海一地物資之損失達十四億元，災民十四萬戶，惟當時軍民犧牲之英勇，已使我民族精神達到最高之表現，全世界各國，均讚佩我們的民心士氣之不可輕侮。侵略熱河進入長城 日本佔領我東北，各個擊

破我關外義勇軍後，而國際聯盟對於偽滿洲國傀儡組織，又乏有效處置，日本志得意滿，盜增侵略野心，當即移師西侵，民國二十二年（西曆一九三三年）一月元且夜，進攻我山海關，我守軍血戰三晝夜而退，日軍佔領此冀遼之咽喉要地，此地不但可以威脅冀東，且可鞏固其進攻熱河向左迴旋之樞軸，二月二十三日日軍開始進攻熱河，三月四日承德失守，熱河全省隨之淪陷，三月八日日軍由熱河進攻長城之喜峯口古北口冷口等各要隘，四月初又由山海關進攻灤東，五月中旬日軍直薄北平天津，華北局勢動盪，其時我方尚乏長期作戰之準備。而日軍佔熱河之目的已達，但長城各役復遭受我堅強抵抗損失亦重，遂告暫時停戰。於是經英使藍浦森之斡旋，中日雙方於五月三十一日成立「塘沽停戰協定」。

詩聯新話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謝康博士著
定價七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于右任、葉德輝、王壬秋、易實圃、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包羅萬象，美不勝收。